

馮夢龍全集

15

網鑒統一(上)

馮夢龍 輯
張玉範 沈乃文 校點

序

史之建也，其來尚矣。昔者倉頡、沮誦實始受命。自茲以後，其數彌繁。繇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暨《左》、《國》、《史》、《漢》子玄分爲六家，備矣。嗣有作者，言人人殊。而世所稱典刑之總會、冊府之淵林、家誦而戶說者，莫盛于司馬氏《通鑑》。觀其起自戰國，迄于五代，實倣《史記》編年之體，年經國緯，事舉辭覈，灼然備興衰之觀，明得失之鑒矣。紫陽援《春秋》之法，因爲《綱目》一書，繫日繫月，書名書地，斥偏隅之僭稱，明正統之有屬，褒貶予奪，斷無少錯貸。於是天下凜然于君臣父子與夫衷正是非之關，厥功偉矣。《外紀》撰于劉恕，肇自上古，卒于共和，將以補涑水之缺，而事涉遠古，中多傳疑。宋史尤號繁錯。自會要、玉牒、聖政實訓，與夫公卿表、起居註等書，不可勝載。李燾氏復爲《長編》，以續《通鑑》，始建隆以至靖康，廣記備載，號爲博觀。建炎而後，有《中興記》，有《日曆》，耿延禧、汪伯彥實爲之元，則陳子經、胡粹中、張美和、梁孟敬各有撰著，遠者易略，而近者嘗詳，世居然也。方《通鑑》之成也，溫公嘗言：吾爲此書，惟玉勝之嘗問至終篇，其餘君子讀未竟，已欠伸思臥。故撮其精要，爲《目錄》一書，既又病其略也，更著《舉要》八十餘卷，以爲適中，而未竟厥志，是

則繁簡疎密之間，在作者尤憂憂其難，況欲以俗學之陋，刪定古人哉。少微江氏一書，總括前後，差爲簡備。其後李槃諸變，弇州諸家往往因之。而鄙夫豎儒尚苦其博，刪其什九，遂至一代而僅止數行，一事而全遺本末，讀者茫然不辨終始。吳中馮猶龍氏憫其失也，於是綜會《綱》、《鑑》，獨成一書，參諸史之異同，洗前哲之訛謬。觀其《發凡》、《引例》，往往創出前人，是正迷惑，俾採要者不苦其繁，務廣者不厭其略，雖涑水、新安二氏尚以爲功臣，況碌碌著作之流哉。君博學多識，撰輯甚富，海內言《春秋》家，必以君爲祭酒。不佞承乏史官，方當以此書獻諸黼扆，以備乙夜省攬。先爲言，以弁其端。謹序。

崇禎壬午夏漳海黃道周書於吳□□次

發凡 凡二十七則

一、二十一史事跡繁多，難以該括。此刻專便畢業，姑以《綱目》、《通鑑》二書爲主，偏參先輩纂輯，酌其異同。一代之綱紀必詳，一事之始終必具，而刪煩去冗，務極簡要。其有事在正史而不及備載，語出裨官而可當異聞，別爲一集，名曰《史餘》，聊佐博洽之資，毋令人傲我以不知也。

一、三皇五帝，其說不一，難以臆定，姑合紀之，以存疑焉。其《路史》及《春秋元命苞》有十紀，九頭攝提之類。《史記》不錄，此不備載。略附《史餘》。其帝王姓名事實，傳誤不少。如神農不稱伊祁氏，黃帝非軒轅氏，及黃帝未嘗與榆罔戰，舜非匹夫，瞽瞍非真瞽，帝相未嘗征伐，囚湯不因關龍逢，湯未嘗以身代犧，武王未嘗懸紂頭，太甲非放，夷齊無父死不葬語，魯用天子禮樂非成王賜，共和非周召協和共事，此類或取證他書，或斷以至理，一一辨正，不敢傳疑。

一、年號乃一統之案。孟津未陳，遽列姬年，東周尚存，遂稱秦紀，天無二日，予奪毋乃太速歟！此從來諸史之誤。茲周紀斷自武王十三年始，秦紀斷自莊襄王三年始，其他如晉恭帝元熙三

年夏四月，方爲劉宋永初元年，而《通鑑》遂沒晉而帝宋。宋廢帝子業永光元年冬十一月，方爲明帝或泰始元年，而《通鑑》直標明帝而沒廢帝。又如蜀漢建武三年四月，昭烈帝崩，後主即於五月改元。晉永熙元年初稱用前帝年號，而附注改元於下，因嫌後帝無元故各存之。四月武帝崩，惠帝即於是月改元。《綱目》遂於本年春，大書後主建興元年，孝惠皇帝永熙元年，置昭烈、武帝四月於何地？此類，雖溫、文二公，余亦未敢妄從，各分世代，兩存其半，而標明於上方，庶幾不沒其實云爾。

一、紀元以正統爲主。非正統，則大書干支，而年號分注於下。即正統而尚未混一，亦姑虛其統以俟之。高帝五年而始稱漢，前此未帝也；光武、昭烈方立而即正統，舍是無帝也。五代六朝偏安一隅，王莽、武曌竊據閭統，即混一，不得帝矣。隋雖沿篡，而奄有全宇，使令主相繼，享國長久，將不得比於晉宋乎。元以夷狄久主中國，已值天地之變運，是又皆不得不帝者也。元於皇明起義之日，遂奪其統，日月出而烽火息，亦一定之理爾。必求正統之無議者，則三代而下，惟漢、唐及我皇明足以當之。秦、宋皆得國非正，況晉、元哉！

一、舊史每年必標干支，太煩。今但於易代改元之歲，用小字雙書，以便稽考。惟虛統之時，則以干支大書紀之。

一、凡大故則詳時月，餘則存時刪月，省文也。

一、列國僭王，乃天下大變。如融通自立爲楚王，六國相次稱王之類，《綱》、《鑑》俱不錄。今查《史記》年月，明白書之；內六國未王之年，《史》皆先期稱王；如梁惠係追王，亦槩

稱王，皆本當時各國記述之文。今俱從本爵，俾人知僭日所始。

一、春秋戰國，惟弑逆大變則筆之，若邾莒小國，亦不盡錄。五代、六朝倣此。

一、災異，非大變及有故則不錄。

一、凡事始，悉於本事下注明：此某事之始。或曰：某事始於此。

一、事可連屬者，並歸一條。如局結他時，或語可質實，則雙附於下，使人稽覽。其援引故事，非疏不明者，或載上方，或即注本語之下。

一、事如錢賦、災異之類不可勝書者，攷附初條之下備查。

一、《綱目前編》雜採《通志》、《竹書》等書，不無失實，今查不可信者，俱刪。

一、《綱目》、《通鑑》雖出名儒，細玩俱有筆誤。如周報王五十九年，《史記》明言西周君入秦獻地，時赧王寄食西周，即獻地亦非王所得專，而《綱》、《鑑》俱誤以西周君爲赧王。

《漢書·韋賢傳》：賢有四子，長方山、次弘、次舜、次玄成，則弘乃次子，玄成乃末子，而《綱》、《鑑》俱云：長子弘有罪，次子玄成爲後，此紀事之失詳者也。又《綱目》書法云：下肅望之，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，而分注與正史止云堪更生繫獄，他日帝曰：太傅性剛，安肯就獄？則望之前未就獄甚明。又宋廢帝、順帝並非劉氏子孫，建陽、桂陽，二王一例，而或書反，或書舉兵，此書法之失詳者也。凡此類，余俱考訂明確，自附於先儒之功臣焉。

一、諸名公《綱》、《鑑》本，刪文多誤。如《漢史》汲黯云：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，果然，

必湯也，令天下重足而立。必湯也三字，義屬下文，諸理齊刪去今天下一句，而獨存必湯也，欠通。又如晉史：堅引輕騎八千，兼道就融，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使降。融字屬上文，謂符堅就符融軍，而朱序則堅所遣也。諸刪本去堅引以下八字，而以融字屬下，則爲融遣序矣。南朝宋史，宋主裕曰：檀道濟雖有幹略，而無遠志，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。或刪去非如兄韶四字，遂失語意。宋史唐炯劾奏王珪曲事安石，且讀且目珪，珪慙懼俯首，元絳、薛向、陳繹、安石順指氣使，無異家奴。元絳，人名，以諂事安石爲參知政事者，《綱目》及坊本誤書先降，諸本遂作俯首先降，而刪薛向以下。又宋祖以曹翰地圖示普，普問：翰可取否？帝曰：可取。普曰：誰守之？帝曰：以翰守之。普曰：翰死，誰可爲代？帝良久曰：卿可謂深慮矣。帝自此不言伐燕。此一句結宋祖不伐燕之案，各本皆刪去此句，文理欠完。諸如此類，不可枚舉，余詳繹文義，悉爲補正。

一、諸本紀事多誤。如《史記·年表》韓仲子殺俠累事，在韓列侯三年、周安王之五年，韓嚴遂弑君，韓仲子、韓嚴遂的是兩人。在韓哀侯六年、周烈王之五年。二事相去二十六年。《綱目》明分兩條，而近刻《綱鑑肇觀》，徂爲一事，反謂舊史之誤。魏侯瑩卒於顯王之三十四年，子襄王赧立，至慎靚王三年，襄王卒，子哀王立，《正史類編》乃於慎靚王元年分注：魏襄王元年。如齊宣王立於周顯王之二十七年，至四十六年卒，子湣王地立，而《正史約》及《肇觀》俱於三十七年分注：齊宣王元年。錯亂殊甚，今俱查正。

一、李肇《世史類編》多有杜撰。如後唐李存勗、南唐李昇，並非唐裔，乃以二主紹唐正統，而

以晉、漢、周及宋祖初年俱附，此尤謬之大者，合從《綱》、《鑑》舊編。

一、《綱目》釋義，亦多有誤。如義從，乃以義從兵者，而注云：西羌種名。又魏東關之敗，指諸葛恪修東興隄事，而注以爲曹休石亭事。此類甚多，今俱改注。

一、古語有習而不察者。如陳平美如冠玉，下文云：其中未必有也，本貶語，今以爲褒詞。卑之，無甚高論，卑之爲句，無甚高論另爲句，恐其論太高，故預誡之，今讀者作一句，反謂嫌其不高，失之千里。此類甚多，俱注明上方。

一、語易明者不注，字易識者不音。

一、古地與今不同，今查《一統志》注明，令讀者曉然。

一、論斷，他本所錄，繁雜可厭，今一切刪去，間有先儒名語，相傳已久，不可廢者，聊存一二，雙注本錄，性理中有議論與史相關者，亦採之。

一、論題，隨人攷竊，原無定句，混雜書頭，殊不雅觀。今擇其意義含蓄，可供射覆者，別爲一冊。其姓名明白、事跡顯著者，自不必錄，非略也。

一、陽節潘氏《總斷》相傳已久，仍存之。顧氏《歷朝捷錄》甚便後學記誦，並附刻於後。

一、歷代帝王世系及輿地圖，詳訂梓入，以備古者左圖右史之意。

一、近刻圈點滿紙，已成惡套，今擇佳言，每句圈之，佳事則用空點。

一、陳氏《皇明統紀》之後，坊刻紛然，各徇耳目，與實錄多有不合，余近加訂補，另自爲書，

馮夢龍全集 綱要統一

不敢輕附。

六

古吳馮夢龍藏

潘氏總論

陽節潘氏榮曰：治天下有道，親賢遠姦，明而已矣；治天下有法，信賞必罰，斷而已矣；治天下有本，禮樂教化，順而已矣。明，則君子進，而小人退，斷，則有功勸，而有罪懲，順，則萬事理，人心悅，而天下服。三者之要在身，身端心誠，不令而行矣。故唐虞三代之治，純用禮樂，教化大行，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，無爲而治，如斯而已。及其衰也，夏以妹喜，商以妲己，周以褒姒，是佚欲之亡人，而百令不從矣。周室東遷之後，王政不行，諸侯多僭，故夫子自衛反魯，作《春秋》以正王化。至於戰國，王室陵夷，分崩離析，故孟子去魏適齊，陳王道以正人心，是皆聖賢爲萬世生民而發也。自茲以還，還音旋迹熄澤竭，人私其身，士私其學，異端蜂起，聖學榛蕪。秦漢而下，安危不一，難以悉舉，姑取其最關於綱紀者而論之：漢高之興，去古未遠，谿達大度，從諫如流，可與有爲之君也；然以輕士嫚罵，凌辱大臣，張良托以辟穀，何、參、平勃，以詐以力，天下雖安，而古禮不復，古樂不作，從茲始矣。可勝惜哉。漢文沉潛而不能剛克，漢武高明而不能柔克，西伯讓三，南向讓再，夫何踐祚之初，示民以詐，短喪之制，又安用之。故民雖富庶，而修己立誠之道幾乎息矣。窮兵黷武，虐民事神，而海內虛耗，至輪臺之詔，天理

藹然，其悔心之萌乎？不然，則亦亡秦之續耳。漢昭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，似可有爲，惜霍光不學無術，不能以道事君。光武有志於治，而輔相亦非其人。孔明有王佐之才，而當姦雄僭竊之際，董子雖有大志，而亦不得其位。鄧騭、楊震之徒，不識保身之機。外戚之禍，內豎之變，外戚王莽等，內豎曹節、王甫等，中移於王莽，卒壞於董卓。曹操承之，以移漢祚，又何言哉。唐之太宗，號爲英主，百戰而有天下，偃武修文，勵精求治，身致太平，刑措不用，亦希世之賢君也。然以君德論之，則用宮人私侍以弑其父，納巢刺王、齊王元吉，刺李元吉，誅法庚也。王妃而封子明，其謬已甚，若非魏徵辰嬴之喻，則明母又繼文德而后矣。閨門如此，其子孫又烏得有正家之法乎。是故，武氏經事先帝，太真已配壽王，中宗親爲點簪於韋后，明皇賜洗兒兒，安祿山也。錢於貴妃，卒爲天下後世所笑，豈不皆繇太宗垂統之所致與。房、杜、王、魏、無忌、遂良、狄仁傑、張九齡、姚崇、宋璟、李泌、裴度之賢，猶不能救其君於蕩敗禮義之際，而或以見疎。張柬之、桓彥範、崔玄暉、袁恕已、敬暉等，討武氏之亂，反正廢主，有大功於唐，而凌辱以死。韓愈、陸贄，勤懇懇懇於章奏之間，而亦以獲罪，他尚可說哉？蓋唐之亂也，始於武韋，危於貴妃，壞於藩鎮，亡於宦官，而李勣、李義府、許敬宗、鄭愔、崔湜、武三思、李林甫、楊國忠、李輔國、盧杞、元載之流，與后妃宦豎，內外交締，始終爲難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暴秦以呂易嬴，是嬴亡於莊襄之手。弱晉以牛易馬，是馬滅於懷愍之時。始皇，楊翟大賈呂不韋之子。○鄧瑯恭王妃夏侯氏與小吏牛金通而生元帝。隋楊廣弑其父而自立，即以敗亡，又何足與論治天下之道乎！蓋以趙高、楊素之姦，而致扶蘇、楊勇之死，是天所以速秦、隋之滅也。且秦政之暴，過於隋豎，楊廣之惡，浮於胡亥，覆宗絕嗣，

不亦宜乎。宋、齊、梁、陳至於五季，禍亂相尋，戰爭不息，名爲君臣，實爲仇敵，世降至此，壞亂極矣。惟柴世宗粗有三代遺風，而使之不壽，豈天將啓宋世之治也與？且自晉武之後，惠懷無親，骨肉相殘，羣胡乘釁，濁亂中原，生民塗炭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王、謝、陶、阮王導、謝安、陶侃、阮籍，富貴風流，節行標致，沛乎有餘，江左之民，亦賴以安。然朝廷之得失，姦雄之篡弑，則亦邈乎其不能正也。逮拓拔氏拓拔氏北魏興，佐以崔浩、高允之徒，既治且安，至於孝文，風移俗易，庶幾爲禮義之邦矣。宇文高祖、完顏世宗其亦賢乎，宇文姓，國號周。完顏姓，國號金。江左君臣，寧不知愧！夫三年之喪，自天子達於庶人，文、景以後，能行之者，惟晉武帝、魏孝文、周高祖數君而已，此夫子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。然自晉至隋，南北之君率多不得其死，盡以國亡族滅，其故何也？蓋得之不仁，上行而下效，身爲天子，死無噍類。嗚呼哀哉！至於宋祖未嘗爲學，晚好讀書，歎曰：堯、舜之世，四凶之罪，止於投竄，何近代法網之密耶。於是立法，鞭朴不行於殿陛，罵辱不及於公卿。故臣下得以有爲，而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興矣，命曹彬下江南，則戒以切勿暴掠生民。故彬至城下，焚香約誓：一不妄殺。凱還之日，行李蕭然。遣吳越歸國，而使知不留之意，處將相之間，則喻以相安之情，待諸降王以賓禮，處將相，如杯酒釋兵權之類。待降王，如吳越王錢俶之類，易諸節鎮以儒臣，使舉德行孝弟之士，以隆禮義廉恥之風。嗚呼！人主如是，亦庶幾乎其知九經之義哉。且曰：洞開重門，正如我心，少有邪曲，人皆見之，蕩蕩平平之道，不外是矣。太宗即位之初，首開崇文館，與諸王、宰相繙閱書籍，次選文章有德之士，教道王子，且戒之曰：必以忠孝爲先。又能作興文學以風四方，而人才於是乎出矣。至於仁宗，力行恭儉，正

身率人，始終如一，升遐之日，雖深山窮谷，亦莫不奔走悲號，如喪考妣。非有得於人心而能如是乎？英宗氣質尤美，謙恭以任賢臣，而天下無事。暨於哲宗之初，寔爲垂簾之政。宣仁宣仁，高皇后。有言曰：苟有利於社稷，吾無愛於髮膚。任賢不二，去讒不疑。賈、司馬光等，論蔡確等。故自建隆至於元祐，號稱治平之世，而人才之盛，亦莫過於宋矣。初有趙普、范質、李沆、張齊賢、向敏中、寇準、蔡襄、晏殊、王旦、王曾、杜衍、趙抃諸呂之輩，復有韓、范、富、歐陽、蘇、張、文、呂、司馬之徒，俱爲大賢，文章德業，前世無比，相繼以興，爲之輔相。當此之時，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夫夫婦婦，百姓謳歌，謂之太平天子，又稱宣仁爲女中堯舜。嗚呼！休哉！神宗刻意圖治，上慕唐虞，傾心安石，君臣之間，求濟斯道，未嘗不以堯舜相期，東周以來，未之有也。世方仰其有爲，庶幾復見都兪吁咈之治。惜安石之學，既執而蔽，引用凶邪，凶邪，呂惠卿輩。反治爲亂，使天下之人翫然喪其樂生之心，卒之羣姦事奸，羣倖，蔡卞等。繼進，釀成靖康之禍，用人可不謹哉。當此之時，上有好治之君，下有慕治之民，而濂、雍、關、洛，曾無一人登相臣之位者，是宋不得與於斯文也。豈天未欲使茲世躋堯舜之域與？何道之不行也！嗚呼！真儒輩出，悉皆王佐之才，哲宗以後，寧宗以前，指以朋黨，斥爲僞學，朋黨，指司馬光等。僞學，斥朱熹等。竄逐禁錮，殆無虛日，姦邪疊興，爲國大蠹，始於呂惠卿，終於賈似道，互爲汲引，相繼升於廟堂，用舍如此，安得不亡乎！蓋宋之人君，仁厚有餘，而剛斷不足，宋之人臣，德業有加，而道則未盡，明乎二帝三王之道，以接夫孟氏之傳者，接孟氏之傳者，周、程、張、朱。又謹其進退之義。故終宋之世，亦只如此而已，使學者不能無遺恨於斯世也。且真宗不知寇準之貶，神宗不識惠卿之姦，又豈不爲

明君之累耶！至於哲宗，昏庸尤甚，信任姦慝，屏逐忠賢，却問呂大防，何以至虔州？左右不對，亦可羞也。岳飛破虜，幾還兩宮，秦檜矯詔班師而殺之，高宗若不聞也，通天之罪，尚忍言哉！張浚、趙鼎、真德秀、魏了翁之賢立朝未久，非惟不能以正羣邪之罪，而反有貶責竄逐之冤。秦檜、韓侂胄、史彌遠、賈似道以元凶居相位，登進同類，布滿朝廷，祇爲身謀，卒以誤國，而人方以爲忠，豈復望有三代之治乎！文天祥拜相於國事既去之餘，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綱常之重，從容就義於顛沛流離之際，爲國之光，是亦豈非祖宗尊賢敬士之報與！蓋其興也，以大臣之賢，其亡也，以大臣之姦。故雖有大臣之誤，而亦有大臣之報，賢，趙普等，姦，秦檜等，誤，王安石等，報，文天祥等。爲人君者可不辨其邪正，而端其本原哉！夫正身，以正朝廷，正朝廷，以正百官，正百官，則萬民莫敢不正，萬民正，則四夷賓服，而天下安矣。東夷、西戎、南蠻、北狄自古有之。舜生於諸馮，東夷之人也。文王生於岐周，西夷之人也。匈奴、突厥、五胡、北魏、契丹、女真世有位號，若使吾無間而可入，則幽王不死於犬戎，明皇不敗於祿山，呼延晏、劉曜不能以陷晉都，而懷、愍不辱於強虜矣，幹離不、黏罕不能以犯宋京，而徽、欽不死於漠北矣。蓋天下有道，則四夷來王，萬邦咸休。天下無道，則干戈之禍，不特在於四夷，而且在於蕭牆之內矣。故得其道則治，失其道則亂。堯、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唐虞之治也。勞身而焦思，夏禹之治也。六事以自責，成、湯之治也。作《無逸》，陳《幽》詩，文、武、成、康之治也。除秦苛法，與民自新，偃武修文，勵精求治，舉德行，興孝弟，隆禮義，尚廉恥，此漢祖、唐宗、宋祖之所以興也。至於末世，崇尚虛無，信誘邪說，垂及敗亡，猶不能悟。齊元爲周師所圍，尚講

《老子》。梁武爲侯景所逼，惟談苦空。事佛之謹，舍施之多，無以逾於梁武，奉道之勤，設醮之厚，又何以加於道君，然則餓死臺城，而佛之不救，受辱漠北，而道亦不聞。秦皇、漢武窮極以求神仙，了無證驗。楚王英、楚王英，西漢藩王，敬信沙門之法，卒以誅夷。契丹入寇，王欽若守天雄軍，束手無策，閉門修齋誦經而已。用此數者，曾何補於治道哉！狄仁傑巡撫江南，奏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，所存惟夏禹、泰伯、季子、伍員四祠而已。胡穎、胡穎三國時人，經略廣東，毀佛像而殺妖蛇，杖僧人以脫愚俗，所過淫祠必焚之，此萬代之所瞻仰也。嗚呼！自漢以來，不能紹述三王之道。而佛老之教，乃自明帝始。永平之間遣使之天竺，得佛經四十二章，緘之蘭臺、石室，以佛像繪之清涼臺、顯節陵。靈帝始立祠於宮中以奉之。又有飛仙變化之術，丹藥符籙之技，禱祠醮祭之法，沉淪鬼獄之論，皆以老氏爲宗，而名曰道。晉魏以來，其法漸盛，僧尼道士日以益衆。元魏孝文號爲賢主，亦幸其寺，修齋聽講，至於石勒之於佛圖澄，符堅之於沙門道安，姚興之於鳩摩羅什，拓跋太武之於寇謙之，唐武宗之於趙歸真，宋道君之於林靈素，往往事以師禮，不聞有福利之報，而皆得奇異之禍。覆轍相尋，迷而不悟，流弊千有餘載，漢明帝烏得以逃其責哉！先儒有言，佛老之害，甚於楊、墨，況復有鬼怪、人妖、邪說、暴行雜然並興，以惑世誣民者乎！孟子曰：楊、墨之道不熄，孔子之道不著。韓愈之說曰：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。嗚呼，其要固在於明先王之道耳。此盛彼衰，自然之理也。辨人才，審治體，美教化，厚人倫，此明道之實也。武帝好儒術，董仲舒進修己治人之策，而帝之所與論者，公孫弘、東方朔、司馬相如之徒，卒事封禪以蕩其志。神宗慕王道，程伯子上稽古正學定志之論，而上之

所與謀者，王安石、呂惠卿、章惇、蔡卞之流，創制新法，以擾其民。用舍之間，安危所繫。袁紹不起，則五族忠賢之禁禁黨錮之禁不除。劉裕不興，則藩鎮強臣強臣，桓玄輩之禍不息。朱溫不來，則宦官、宮妾之亂不止。然癰疽既潰，而大命隨之。蓋人君之喜用姦邪者，冀得以從己之欲而已；然君以逸欲滅國，臣以寵祿殺身。前車既覆，後車不戒，及至君亡國滅，其臣又安得以獨存哉！是故，秦未亡，而李斯、趙高、先夷三族。漢未滅，而宦官張讓等二千餘人已就誅夷。王莽盜竊神器，而傳首詣宛。梁冀七侯、三后、六貴人、二大將軍、卿、將、尹、校五十七人，無少長，皆棄市，收其財貨，合三十餘萬萬，以充王府之用。明皇幸蜀，李林甫斲棺鞭屍，楊國忠斷頭注槊。唐祚未終，而先斬韓全誨等一百六十二人，復殺第五可範以下數百，冤號之聲，徹於內外。崔胤之徒，亦隨授首。徽、欽未亡，而蔡京、童貫、王黼、梁師成已先就戮。南宋未滅，而賈似道先死於鄭虎臣之手，秦檜削奪官爵，韓侂胄梟首淮濱。繇此觀之，昔之壅蔽聰明以圖利己者，皆所以自滅而已；可不戒哉！故爲君難，爲臣不易，治亂興亡之所繇也；可不慎哉！嗚呼，觀人才之吉凶，知邦家之休戚。漢儒漢儒，董仲舒有言曰：正其誼，不謀其利，明其道，不計其功。蓋人品不同，而事業亦異，是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。諸葛亮輔漢於蜀，狄仁傑反周爲唐，其心一也。郭汾陽克復二京，而終身富貴；岳武穆志存雪恥，而身死權奸，其道同也。孟德睥睨神器，狐媚欺孤，恨文若九錫之勸而致之死，篡逆之所爲也。子儀功蓋天下，位極人臣，仗郭曖肆言之失，而歸朝待罪，臣子之所安也。平生奸僞，死見真性，操之所以如鬼也。鞠躬盡力，死而後已，亮之所以如龍也。東坡祭諸葛文視亮如龍，視操如鬼。蘇武操漢節於匈奴，是舍生而取義。真卿